蜀山劍俠傳/18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八九回　念切蒸嘗 還鄉求嗣子　舌如簧鼓 匿怨蓄陰謀

下一回▶

歐陽霜原本心感個郎越分相憐，情深意重，早就誓死靡他。祇爲幼遭孤露，出身寒微，逐鹿者多，雲泥分隔。畹秋母女，更是虎視眈眈，大有不得不甘之勢。現正寄人籬下，寡過尚難，何敢再生非分之想。心裏盡管熱情似火，外表卻狠着心腸，強自堅忍，裝成一副冷冰冰的面目去對蕭逸；背地卻又臨風灑淚，對月長嘆，飲泣吞聲，自傷薄命。後見蕭逸相愛情愫漸被畹秋看破，自己更是百般謹慎，端恭自重。但仍免不了畹秋的疑忌和遷怒，冷嘲熱諷，受不盡的閒氣。所幸黃母不知就裏，畹秋心猶未死，深知乃母性情太剛，容易僨事，沒敢明說，相待尚善。孤寒弱女，無所歸附，祇得勉強忍耐下去。待過兩年，聽說蕭逸竟以才智超羣，受全村推戴，不久便要選爲村主，隱然全村表率，領袖羣倫。知道村主一切均可便宜行事，無人敢於非議違命，當初定章，便是如此。蕭逸服滿，必要設法如願，這纔有了幾分希冀。

過不幾天，畹秋忽然與她刻意交歡，親如姊妹。歐陽霜也是絕頂聰明，這三年中早看出畹秋忌刻陰險，饒有詭謀詐術，時刻都在小心防備。見她前倨後恭，言甘語重，料無好意，哪裏肯上她的圈套，始終敬謹相對，言不及私。畹秋又要假惺惺，不肯自己開口。兩下里互鬥了些時日心機，畹秋聞得蕭逸因全村推戴，已定日內服滿即位。知道這一做村主，必娶歐陽霜無疑。實耐不住，方始借口姊妹情長，不捨異日分離，略露了點口氣。歐陽霜仍裝不解，含糊敷衍過去。第三天上，事便發作。歐陽霜聽完黃母之言，雖知她

事出負氣，可是蕭逸沒有尊長，自己總算寄居在此，事須黃母主持，方爲得體。難得她親口說出，要省卻不少礙難，真是再好不過。對頭又不在家，百年良機，稍縱即逝，臉皮萬薄不得。立時跪倒，口稱自己寒微孤苦，聽憑老夫人做主，一切惟命是從，不敢說話。黃母也是火氣頭上，一心祇想借此挖苦蕭逸一場，不特毫未審計，連歐陽霜一句自謙的話也不說，都沒見怪，當時便命人去喚蕭逸前來。事有湊巧，蕭、黃二家還有一個姓崔的表親，名喚崔文和，品貌僅比蕭逸略次，才幹卻不如遠甚，苦戀畹秋已非一年。畹秋志大心高，自然看他不起，從不假以顏色。崔郎並不因此灰心，受盡白眼，仍是一味殷勤。偏生這日正是蕭逸正位村主的吉期，村中隨隱諸老人，有好幾個都精推算星命之說，選立之前，早算出全村他年必有凶災，祇有蕭逸可破；尤妙是當日如有紅鸞天喜星動，更能化險爲夷。事前曾勸過幾次，蕭逸祇說日期未到。黃母年老多病，經卷藥爐，常相廝守，不輕出門。畹秋隔夜就接到村中傳知，一則不願情敵得信歡喜；二則讓蕭逸知道這樣喜事，全村長幼畢集，獨心愛之人不來觀禮，可見平日對他冷淡是真，毫無情義，好使他灰心，因而就己。反正老年尊長去否隨意，歐陽霜恰好不在跟前，索性老母和隨身丫鬟一齊瞞過，以免泄露。

第二日一早，黃畹秋便趕往村中會場上觀禮致賀。到時還早，蕭逸爲示誠敬，業已先在，見畹秋獨來，心頭愛寵沒有同臨，心中已是不快。開口一問霜妹少時來不？畹秋又說了兩句離間的俏皮話。蕭逸心比鏡子還亮，早就深知歐陽霜情深義重。一到黃家，神情驟變，外冷內熱，實有深心。祇因畹秋監防太嚴，無法吐露衷曲，越發由愛生憐，情根日固，這幾句話怎能動搖？料定又是畹秋鬧鬼。微笑一聲，便自走開，去和別人周旋，不再答理畹秋。因蕭逸素來溫文有禮，一旦做了村主，立時改了脾氣，自己幾曾受過這等無趣？正沒好氣，崔文和走來，看見畹秋，趕前招呼。畹秋一賭氣，想做些神氣給蕭逸看，故意假他一些辭色。崔文和自然受寵若驚，喜出望外。畹秋和他胡亂談了一陣，捱到禮成，席也不入，便要崔文和和三五個同輩姊妹兄弟，同往後村近崖一帶獵雉行樂。崔文和哪知她的用意，爲討她歡心，還把那幾人也強勸拉走。好在人衆席多，走了幾個人，誰也沒有留意。誰知這一來弄巧成拙，她這裏前腳剛走，黃母便命丫鬟來喚蕭逸就去。村中那些長老原知蕭、黃二家曾有婚姻之議，這裏村主即位，黃家不會不知，忽然急告，疑與婚事有關，巴不得當日能夠紅鸞星動，應了吉卜。一尋找畹秋，卻又不曾在場，陰錯陽差，以爲畹秋害羞未至。不但力勸蕭逸去後再來入席，反暗舉出幾名老成人陪同前往，以促其成。

蕭逸明明見畹秋隨人走往後村，沒有回家，姑母忽然有急事相召，恐歐陽霜受了畹秋欺負，出了事故，心甚懸念。祇因大禮甫成，全村人都在場，不便離開，樂得就此下臺。

匆匆趕去一看，竟是爲了歐陽霜和自己婚事。雖甚如願心喜，卻看出姑母語帶譏刺，辭色不喜。正在盤算答話，那幾名長老聞言方悟蕭逸以前堅拒婚事，原來在此而不在彼，極欲其成，以應朕兆。見他沉吟不語，知有允意，便和黃母說了全村人衆的想望與今日紅鸞星動得太巧，必主大吉，事應即辦。立索歐陽霜八字占算，又是大吉之兆，本日舉辦行禮，尤其好在無以復加，格外高興。一面命人通知會場暫緩入席，速請幾名老少婦女帶了新人衣飾，前來助妝，就着現成燈綵，略微按例添辦，即日舉行。黃母雖然忌忿，也說不上甚麼來。蕭逸、歐陽霜自是心滿意足，全聽衆人主持辦理，不發一言。

村中人多手衆，百事皆備。應吉從權，納彩迎娶，俱是即時舉辦，仍然依禮而行。不消多時，便已停當。細樂前導，鼓吹入場。新夫婦行禮如儀，雙喜臨門；又以爲是全村禍福所關，少長咸集，掌聲雷動，人人有喜，稱爲從來未有之盛。祇黃家幾個人向隅而已。黃母見事已促成，方想起女兒素常嬌慣，此乃心志所屬之人，豈不使之難堪？本想羞辱蕭逸一場，再使他長受村人非議，不料村人對他如此愛戴，百事隨心，全無是非，反因自己促成其事。女兒久出不歸，必爲此事傷心難過，這是如何說起？深悔冒失，事未三思。越想越傷心，自己推病，也未到場。新夫婦走後，她恐女兒氣出病來，正要命人尋回。黃畹秋在後村也正心煩，遙聞鼓樂繁喧，笑語如潮，做夢也未想到這一段。後來聽出鼓吹有異，方覺奇怪。同行人中忽有家人尋來，說村主成婚，催往致賀，這纔大驚。一問是誰，不由一陣頭暈眼花，幾乎不能自制，幸是身倚石上，沒有暈倒。來人說罷，同行諸少年男女誰不喜事，一窩蜂都趕了去。祇剩黃畹秋一人，倚坐危石，蹈蹈涼涼，百感俱生，半晌做聲不得。

女子心性本窄，加以會場上笙歌細細，笑語喧喧，不時隨風吹到。悵觸前塵，頓失素期，冷暖殊情，何異隔世，越發入耳心酸，柔腸若斷。想到難堪之處，祇覺一股股的冷氣，從脊樑麻起，由頭頂直涼到了心頭，真說不出是酸是辣是苦。傷心至極，忍不住眼皮一痠，淚珠兒似泉涌一般，撲簌簌落將下來。正在哀情忿鬱，顧影蒼茫，悲苦莫訴之際，忽聽身後似乎一人微微慨惜之聲。先時喜訊一傳，祇見同來諸人紛紛喜躍，狂奔而去，本當人已走盡，不料還有人在。忙側轉臉一看，正是素常憎爲俗物的崔文和站在身後，兩手微微前伸，滿臉俱是愁苦之容。見畹秋一回頭，慌不迭地把手放下，神態甚是惶窘，好似看見自己悲酸，想要近前撫慰，又恐冒犯觸怒，不知如何是好的情景。畹秋見他潛伺身後，不禁生氣，正要發話，秀目一瞪，大顆淚珠落將下來，正滴在手臂之上。猛想起適纔心迹，必被看破，心一內愧，氣一餒，嘴沒張開。同時看出他眷注自己，情深若渴之狀，在自己萬分失意之餘，忽然有人形影相隨，不與流俗進退，又是這等關心，心便軟了好些。不禁把頭一低，滿腹情緒，繁如亂絲，也不知說甚麼好。

崔文和雖然才能不及蕭逸，祇是畹秋眼界太高，不作第二人想，因而看他不起。論人品本非庸俗一流，加以天生情種，心思甚細，慣獻殷勤，哪還會有看不透的道理。衆人聞喜散去，獨留原具深心。他苦戀黃畹秋已非朝夕，祇爲蕭逸珠玉在前，明知非敵，尚欲以堅誠毅力排除萬難，相與逐鹿，何況有機可乘，哪能不喜出望外。先見畹秋悲苦不勝，知她情場失意，立時動了心機。這些舉動，固是情發於中，卻也不免有一半做作在內。初意此雖絕世良機，但是畹秋素來厭薄自己，並看出今日相約偕遊，假以辭色，明明另有作用。這一下能否將她打動，尚不可知。表面上做那誠惶誠恐之狀，暗地卻用目偷覷。心中本在怦怦亂跳，乍見畹秋秋波瑩活，妙目含瞋，春添兩頰，大有怒意，心方喫驚，暗忖不好。又見畹秋瓠犀微露，櫻脣啓闔之間，星眼動處，珠淚潸潸，顆顆勻圓，玉露明珠，連翩而下。倏地怒容盡斂，粉頸低垂，霧環風鬢，婷婷楚楚，越令人又愛又憐，甘爲情死。知道女子善懷，欲嗔不嗔，似怒未怒，已是情場中最緊要的關頭，千萬不可錯過。便吞吞吐吐，湊近前去說道：「人貴知音，畹秋何必悲苦？保重玉體要緊。」畹秋聞言，突地玉容一變，微慍答道：「干你的……」底下「甚事」二字未說出口，竟然抽抽噎噎，哽哽咽咽，低聲哭了起來。崔文和見她傷心，更不再說別的，也跟着潸然不止。兩人淚眼相看，吞聲飲泣了一陣。畹秋見他相偕悲淚，似有千言萬語橫亘心中，欲吐不敢，神態誠懇，關切已極，不禁大爲感動，忍淚說道：「我的事兒，也不瞞你。這裏恐怕有人看見，能隨我到那邊山崖底下，痛哭一場麼？」崔文和好似傷心得連話都答不出，祇把頭一點，伸手想扶畹秋。畹秋妙目微嗔，把身子一側，又嚇得忙縮了回去。畹秋也沒再怪他，當先往左側僻靜崖洞中走去。

那岸洞地界僻遠，乃全村盛夏藏酒之所，輕易沒有人迹，甚是幽靜。二人並肩飲泣同行。剛一到達，崔文和一入洞口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畹秋本爲心傷氣堵，相邀崔文和來借此地宣泄，當時一切均置度外，並未思索。行抵洞口，忽然想到孤男寡女，幽洞同悲，成甚樣子？村中雖然一向不重男女防閑，究竟不可過於隨便，絲毫不避嫌疑，如被人知，何以自解？崔文和又苦苦鍾情於己，倘有非禮言動，雖自問拿得住他，就論本領也不比他弱，鬧將出去，終是有口難辯。怎地會傷心過度，無故授人以柄？方在臨門躊躇，思欲卻步，不料崔文和竟比自己還要傷心，一進洞先放聲大哭起來，由不得心裏一慌，跟了進去，止淚問道：「文哥，我有恨事傷心，你哭些甚麼？」連問數聲，崔文和終於似悲從中來，不可斷歇。畹秋也略猜透他哭的緣故，爲了勸他，自己反倒忘了因何至此。後見屢勸不住，祇得佯怒道：「我沒見一個男子家這等作兒女態，你倒是爲了甚麼？說呀！」崔文和見畹秋滿面嬌嗔，方始惶急，強止悲聲，答了句：「畹妹，我真傷心呀！」一言甫畢，忍不住又哭起來。畹秋連聲追問何故，崔文和方始哽咽答道：「我傷心不是

一年半年的了。想起從小與畹妹一處長大，彼時年幼，祇想和畹妹玩，不願片刻分離，也說不出是甚麼緣故。自從年歲漸長，畹妹漸漸視我如遺；而我的愁恨，與日俱深。明知天仙化人，決不會與我這凡夫俗子長共晨夕，但癡心妄想，既是志同道合的至親，雖不能香花供養，若能常承顏色，得共往還，於願已足。誰知並此而不可得。每念及此，輒複意懶心灰，恨不如死。今日畹妹居然假我辭色，相約偕遊，真是做夢也不曾想到。嗣見畹妹悲苦，欲勸不敢，不勸心又焦急，又恐畹妹怪我沒有迴避。方在惶惶，忽被畹妹看見，竟未見怪，我真感激極了。先祇是畹妹難受，無法勸解，忍不住而傷心。後承畹妹約我到此作陪，一毫沒有見外，想起這多年來一向悶鬱在心中的苦楚，新愁舊恨，一齊勾動，不由得就發泄出來，再也按捺不住了。」說罷，依舊泣不可止。

這一條哭喪計，果然將畹秋打動。畹秋早聽出言中深意，暗忖：「人貴知己，蕭逸雖好，偏是這等薄情。最可恨可氣的，是以自己的才貌，反比不過一個奴僕之女。想不到崔表哥如此情長，平日任憑如何冷落，始終堅誠不改，看得自己這般重法。論人才雖不及蕭逸，要論多情專心和性情溫和，就比蕭逸強多了。同爲逸民，就是天大才情，有甚用處？不如結一知心伴侶，白首同歸的好。自己一時任性好強，幾乎辜負了他。」越想越覺以前對他太薄。悔念一生，情絲自縛，把平日看他不起的念頭，全收拾乾淨，反倒深深憐惜起來。已經心許，祇是崔文和沒敢明求，不便開口。想了想，含羞說道：「文哥呆了，我有甚好處，值得你這般看重？經你這一來，我倒不再傷心想痛哭一場了。出來太久，怕娘要找我，先送我回去，有甚話日後再說，我不棄你如遺好了。」崔文和聞言，忙把眼淚一拭，望着畹秋，驚喜交集，幾疑身入夢境。畹秋見他意態彷徨，似喜似愁，似不敢言，微嗔道：「我雖女子，卻不願見這等醜態。以後再如這樣，莫怪我又不理你。還不拭乾眼淚，跟我快走，抄小路回去，留神給人看破。」崔文和自然諾諾，如奉綸音。兩人都用衫巾把淚拭乾，各把愁雲去盡，同沐春風。出了崖洞，順着田壟小徑，分花拂柳，並影偕歸。

行近家門，轉入正路，恰值小婢奉了黃母之命，尋了幾次未遇，迎面走來。畹秋因二人俱是一雙哭紅了的眼睛，自己歸家無妨，文和卻是不便，忙說道：「承你送我到家，盛情心感。今日不讓你往家中閒坐，明日再見。你也回家，不要往旁處去了。」崔文和意似戀戀，不捨遽別，又隨行了幾步。畹秋見小婢已是將近，嬌嗔道：「你沒見你這雙眼睛麼？還不快些回去。」一邊說，一邊高聲喊那丫鬟道：「葵香，快給我往春草坪去採些花草，我在家裏等你。快去。」丫鬟答道：「老夫人找小姐呢。」還要往前走時，畹秋喝道：「曉得了，快採花去！」丫鬟聞言回身。畹秋朝着崔文和說了一聲：「你安心回去吧。」說罷，往前走去。文和不便再送，立定了腳，一直看她到家，方始迴轉。這

時恰巧全村中人均在會場賀喜，誰也不曾看見。

由此，文和常去黃家，向黃母大獻殷勤。黃母本因自己前時負氣，把事情鑄錯，惟恐愛女憂急成病，巴不得早早完了向平之願。文和進行婚事，正是絕好良機。加以黃母年高喜奉承，又見女兒對文和也大改了故態，料已降格相求。正是兩下里一拍即合，不消多日，便聯成了姻眷。

成親以後，文和對於畹秋，自是心坎兒溫存，眼皮上供養，愛得無微不至。畹秋志大心高，嫁給文和，原是出於負氣，並非真正相愛，一任夫婿如何溫存體貼，心中終覺是個缺欠。偏偏蕭逸婚後，見畹秋晤對之時，眉目間老是隱含幽怨。回憶前事，未免有些使她難堪，多有愧對，在禮貌上不覺加重了些。畹秋何等聰明，一點就透，越感覺蕭逸並非對己無情，祇爲瑜亮並生，有一勝過自己的人在前作梗，以致誤了良姻。這一來，愈發把怨毒種在歐陽霜一人身上。她性本褊狹，又有滿腹智謀，以濟其姦，因此歐陽霜終於喫了她的大苦，幾乎把性命送掉。

畹秋已是有夫之婦，對文和雖不深憐密愛，卻也感他情重，並無二心。祇氣不服歐陽霜，暗忖：「你一個奴僕賤女，竟敢越過我去，奪了我多年夢想的好姻緣。我弄不成，你也休想和蕭逸白頭偕老。」處心積慮，必欲去之爲快。表面上卻不露聲色，裝作沒事人一般。先是拉上文和，刻意與蕭逸夫妻交歡，過從幾無虛日。起初歐陽霜也有些疑她不懷好意，防備甚嚴。知畹秋城府甚深，抱着一擊必中，不中不發的決心，把假意做得像真情一樣，不露半點馬腳。背地向姊妹閒談論，總說崔文和這個丈夫如何多情溫柔，自己如何美滿，出乎意料等語。日子一久，歐陽霜終究忠厚，一旦聽出他夫妻端的恩愛非常，不似仍存忌恨，加以畹秋又善趨奉殷勤。履霜之漸，不由爲她所動，疑慮全消，反感她不挾惠挾貴，全無世俗成見。連未嫁蕭逸以前，冷嘲熱諷，種種身受之苦，都認爲是異地而居，我亦猶爾，一點也不再記恨，竟把情場夙怨深仇，誤當作了紅閨至好。畹秋見狀，雖知她已入牢籠，但是蕭逸和歐陽霜夫妻情感甚深，全都無懈可擊，急切間想不出中傷之計，祇得苦心忍耐，以待時機。

第二年，歐陽霜有了身孕，一胎雙生，男女各一。畹秋在頭年，先生有一個女兒，便是那被天門神君林瑞誆去，化身馬猴的崔瑤仙。歐陽霜坐月期間，畹秋借着這個因由，來往更勤，原未安着好心。無奈蕭逸精於醫道，見愛妻頭胎，又是雙生，元氣受傷，每日在側照料調治，寸步不離，依舊不能下手，還差一點被人看出破綻。歐陽霜見她來得太勤，又因外人男子不能進月房，乃夫沒有同來，丈夫終日在側，她也全不避忌，一坐就

是半天。有一次從鏡中偷看她，彷彿斜視自己，面有殺氣。想起前事，不禁動了一次疑心，嗣後留心查看，又覺意真情摯，似乎無他，當是眼花錯看，也就罷了。畹秋心毒計狠，見害仇人不成，反幾乎引起她的疑忌，越發痛恨，暗罵：「好個賤婢，我害死你，倒還是便宜了你。既是這樣，我不使你夫妻生離，受盡苦楚，死去還銜恨包羞於地下纔怪。」於是改了主意，暗籌離間之計。心雖想得好，以蕭逸夫妻的濃情密愛，要想使之反目成仇，自比暗殺還難十倍。

畹秋也真能苦心孤詣，穩紮穩打。除心事自家知道外，連乃夫也看不出她有甚麼異圖。歐陽霜足月以後，畹秋越從結納上下工夫，真是卿憂亦優，卿喜亦喜，祇要可討歐陽霜歡喜的，幾乎無微不至。而神情又做得不亢不卑，毫不露出諂媚之態。那意思是表示：以卿麗質，我見尤憐，況你伶仃孤苦，家無親人。你曾寄養我家，我亦無多兄弟。以前居在情敵地位，譬之瑜亮並生，自然逐鹿中原，各不相下；今則福慧雙修，雖然讓卿獨步，琴瑟永好，我亦相莊鴻案。兩雙佳偶，無異天成，各得其所，嫌怨盡捐。卿爲弱妹，我是長姊，自應互相愛憐，情逾友昆，永以爲好纔是。常言道：「祇要功夫深，鐵杵磨成針。」歐陽霜任是聰明，也由不得墮入彀中，受了她的暗算。

蕭逸在家中，立一教武場子。畹秋首先拉了丈夫，一同附學。朝夕共處，不覺又是好幾年。歐陽霜又生了一子，取名蕭珍，家庭和美，本無懈可擊。畹秋夙仇未報，正在那裏乾看着生氣，背地裏咬牙切齒，忽然來了機會。此時村中四面環山，與世隔絕，祇有一條暗洞水路，輕易無人出進。也是歐陽霜該有這場劫難。原來村人遠祖墳墓都在原籍，另有子孫留守。葬在這裏的，最遠不過兩三代。村衆自從入山隱居以來，從未回原籍祭掃過。這年清明，歐陽霜因爲母家寒微，母墓遠在故鄉，父墓卻葬在村中，一時動了孝思，意欲借回籍省視爲名，就便將母柩移運來村，與父合葬。想好和蕭逸一說，蕭逸素來信她，又知她雖是女流，武功着實不弱。自己早就有心迴轉祖籍一行，祇是村中百端待理，無法分身，又無妥人可派。愛妻代往，又遂了她多年孝思，真乃一舉兩得。方打算派兩個可靠之人陪同前往，無巧不巧，當年正趕上出山採辦食鹽。

村中經蕭氏父子苦心經營，差不多百物均備，祇有鹽茶與染料顏色缺少。顏色有無尚可通融。近年種了些茶樹，也能將就取用。惟獨這鹽，是日用必需之物，照例先存下六年的食鹽，然後不等用完一半，到了三年頭上，便須命人出山採辦。就便村人想買些城市間的日用之物，也在這時帶回。因爲人多，用的量多，要做得隱祕，不使外人知道，事既繁難，責任更大。派去的人，非極精細幹練不可。每次出發，來接去送，村人視爲大典。從來都由於慣這差使的兩位村中老人，帶上十來名智勇俱全的村人前往。這次兩個

老人全在第二年上病故，到了第三年派人時，竟無人敢於應聲。最後蕭逸幾經斟酌，纔決定派崔文和夫妻二人爲首，率領以前去過的人同往。由正月十六起身，先將山裏產的金沙、藥材、布匹，用小舟由水洞暗道，運往大鎮集上住下，換成銀子。然後分班分地，四下采買鹽料和用物。到了近山聚集之所，改了包裝，或早或夜，偷偷運入山去。行到半途，交給村裏派出來等候接應的人。一次採購不完，再採購二次，接二連三，運夠了數量，然後迴轉。總在清明前後，方能把事辦完。

這次崔文和和畹秋等一行，因爲好強，做得比前人還要妥當。不特帶出去的貨換了大價，帶回來好些有用的東西不算，還多出兩年的鹽，歸期也早在清明以前。可是給歐陽霜也帶了一個喪門星迴轉。這人乃是蕭逸的近支，名叫蕭元。乃父蕭成捷，與蕭逸之父同胞。當蕭祖歸隱時，蕭成捷正在大名總兵任上。蕭祖給他去信，說世方大亂，全族祇留一支子孫守着墓田，餘者全往哀牢山之中隱居避世。定在第二年秋間起行，爲期尚有年餘，命他急流勇退，率眷還鄉，一同歸隱。蕭成捷功名心盛，不但自己未遵父命，反回一封長稟，說乃父太杞人憂天，些須流寇，算得甚麼？即有不虞，憑傳家本領，也不患保不得身家在等語。蕭祖知不可勸，便不再回信。到時率了家族和一干至親戚友，願從的僕婢家奴，一同入山隱訖。蕭成捷不料乃父如此固執成見，事後也就罷了。過了數年，便因功高不肯下人，受了上司之嫉，虧是得的信早，打點得快，祇丟功名，沒有危及身家。罷官回去，這纔意懶心灰，想到老父之言。幾番命人入山打探，總訪不出老父家族下落。他守着大片家業，在家享受，本意尋親，祇爲相見，不是想要隨隱。尋訪了幾次無蹤，也就拉倒。老死時祇留下了一個幼子，年紀既輕，又遭世變。好容易捱到年長娶妻，田產已經蕩盡，僅剩下兩頃祭田。又經乃祖稟官，專歸那一房留守的子孫經營祭掃，仗着近族，腆顏到人家喫碗閒飯尚可，打算變賣佔奪，卻是萬萬不能。無奈何又捱了二十多年，生了一子，尚在懷抱。又因究極無賴，盜賣祖墳樹木，被人發覺，委實在家中存身不得，急切間又無處投奔。他人本聰明，狠一狠心，連那近族私下送給他住的一所房子都賣掉，破釜沉舟，帶着妻子，前往哀牢山中，好歹要投奔叔父叔伯和一干族衆。好在惡跡不曾敗露，做一個世外之人，喫碗安樂茶飯總可辦到。

事有湊巧。乃父在日，那麼連尋多次，不見蹤跡。他入山之始，便斷定哀牢山千里綿延，隱居必在中下游，挨近山民圩集一帶深山隱僻之中，決不會在近城鎮處。果然不消數月，便尋到蕭祖未移居臥雲村時隱居的山谷之中。他見那地方隱僻，山環水繞，土地肥沃，景物幽美，已經動心。後又在叢草中發現漢人用的破茗杯碗盞瓷片，洗去泥污一查看，竟有蕭家崇德堂製的堂號，愈發斷定是在近處無疑。他哪知臥雲村山環水阻，無路可通，怎能容易尋到。左右近百里內外，尋了月餘，休說蕭家族衆，連破瓷都再尋不着一片。

暗忖：「蕭家族衆甚多，人人武勇，況且門徒遍於西南諸省，一呼立至。這裏雖有猛獸出沒，並無蠻猓生番蹤跡。即遇兇險，也必有人逃回故鄉報信，邀人來此報仇，不會一個不留。許是換了地方吧？」心終不死，仗着乃妻魏氏也是將門之女，能耐勞苦，仍在山中苦找。

這日眼看絕望，無心中走到水洞左近高崖之上。天已黃昏月上，正打算覓地住宿，忽然崖下澗水中有搖櫓之聲。悄悄伏身往下一看，月光之下，照見崖壁下憑空出來一隻小船，上面坐定幾個漢人。心中猜料幾分，還未敢於冒昧。便囑妻子暫候，偷偷繞下崖去，伏身僻處窺探。也真有耐心，直等了將近兩個時辰，纔見一雙少年男女爲首，率領十多人，擡着大包，談笑走來。到了面前不遠歇下，口裏喊了一聲，澗中小舟上便有五人上岸迎接。女的一個說：「大功告成，大家都走累了，反正空山靜夜，絕無外人，天也不早，回村還不會亮，難得有這好月色，且歇片時再走吧。」說罷，各把背上包袋等取下，踞石而坐，談說起來。

蕭元靜心側耳一聽，隱約間聽出這班人正是自己苦尋多日未見的蕭家族衆，並知衆人俱在樂土居住，這一喜真是出於望外。見衆人即將起身，哪敢怠慢，慌不迭地出聲喊住，縱了出去。崔、黃夫婦還幾乎將他當了外敵，後經盤問明白，又把魏氏喚來相見。村中原有舊規，除原有村人之外，不許再引進一人。崔文和本不主攜帶入村，偏生畹秋和魏氏同惡相濟，又想收爲心腹，一見如故，執意帶回，說：「蕭氏近支，豈能任其在外流落？不許入村的是指外人，自家人當然不在其內。況他夫婦跋涉山川，經年累月，受盡辛苦，偕隱之志，甚堅且誠，更不能拒而不納。我保他夫婦守規矩就是。」崔文和和村人自不便再說甚麼。當下帶進村去，見了蕭逸等人，也是這一套話。人已入村，又是自己人，自無話說。蕭元夫妻更是受過艱難辛苦，長於處世，不久便得了衆人信任。

恰巧歐陽霜要回原籍省墓，搬運母柩，千里長途，山川險阻，需要兩個適當的人陪同前往。蕭逸正在斟酌妥人，畹秋便舉薦了蕭元夫妻充任，力說二人至誠忠勇，般般可靠，比誰同去都強。蕭逸也覺蕭元剛從家鄉到來，是個輕車熟路，更難得他夫妻二人俱精武藝，人也幹練，果然可以去得。暗笑自己湖塗，眼前有人，竟沒想到，立即應諾。歐陽霜孝思純切，惟恐此行作罷，但求成行，誰去都可。當下整飭行裝，第二日一早，帶了金沙和蕭元、魏氏一同起程。

一路無話。行約月餘，回到家鄉一看，蕭家祖墳經那留守的一房族人經營，整理得甚好。十數年的工夫，單墓田就添置了一二十頃。惟獨所見族人，祇要一提起蕭元，多半切齒

痛罵，竟無一人說他夫妻好的。歐陽霜未到以前，蕭元、魏氏曾幾番勸說：「衆族狡詐勢利，不認骨肉。弟妹如和他們相見，必疑我們是想回來分奪他們的田業，免不得要生許多閒氣，弄巧還喫他暗算。我們又是避地隱居的人，何苦自找麻煩？好在松楸無恙，宗嗣修整，用不着再有補益。你母家人頗寒苦，莫如背着他們，往各塋地悄悄查看祭掃一回。事完之後，將所帶金沙換成銀子，一半接濟母家，一半多買些應用東西，免生是非，豈不一舉三得？」歐陽霜因蕭元夫妻臨來時，向蕭逸和村衆們說得天花亂墜，宗嗣應該如何修理，祭奠先塋應該如何整理添置；到了地頭，忽又如此說法，再三勸止，不令與留守宗族相見。十分可疑，料定其中有弊。況且來時丈夫對於故鄉之事，曾經召集村衆，會商如何辦理，開有清單，照此行事，還命帶來多金賙濟親族。事由全村協議，豈是自己所得私下做主更改？便婉言謝絕，沒有聽他。蕭元無顏再見故鄉父老，勸阻不聽，祇得任之。

歐陽霜見過族人過後，得知蕭元許多劣迹，暗自好笑，也沒形於辭色。以是蕭元知事敗露，又見歐陽霜到處受人逢迎敬仰，自己僅能住在外面，家都難回，也無人理，愈發懷恨。又恐歐陽霜回村傳揚，不能立足，暗使乃妻魏氏再三致意，說他因貧受謗，人情太薄，難免中傷，請歐陽霜不要輕信他人之言。歐陽霜本沒晚秋來得深沉，當時答道：「人誰無過？貴在能改。大哥如不受擠，也不致甘心遁世。丈夫不矜細行，原是平常。既然入山，已是更始，對外人尚須隱惡揚善，何況家人。此行多承相助，祇應感謝，哪有以怨報德之理？務請轉告放心。」話雖答得好，心中終看不起他夫婦。加以行期甚迫，來蹤去迹又要隱祕，公事辦完，便忙着尋訪母家的人，起柩移葬，哪有心情敷衍。因此蕭元更疑她語不由衷，早晚終由她口中敗露，又急又氣，日思先發制人之策。

歐陽母家單寒，親丁無多；離家時年紀太幼，記憶不真。所以尋訪了幾天，纔在一個荒僻山村裏面，尋到一個姓吳的姑母家中。姑母已經身故，祇有兩個表兄弟，一名吳燕，一名吳鴻。問起母家人丁，纔知母家人已死絕。叔叔在世之日，有乃父入山前所遺數十畝祭田，連同主人所給安家之費，日子尚還過得舒服。因愛外甥吳鴻聰明品優，曾有過繼之議，事未舉行，忽無疾而終。彼時姑母尚在，便接了母家田產，令次子承襲，改姓歐陽，以延母族香煙。吳燕、歐陽鴻本對舅父孝順，春秋祭掃，無時或缺。歐陽霜先還不甚信，又同他弟兄二人去往墳地一看，雖是小家塋墳，居然也是佳城鬱郁，墓木成林，心已嘉慰。再一細查看歐陽鴻的人品，竟生得溫文儒雅，骨秀神清，年纔一十六歲，讀了不少經書，志向尤其清高。聞得表姊家居世外樂土，紅塵不到，此番還鄉，又是來搬取靈柩，再三求說，攜帶同行。歐陽霜雖知村規素嚴，不納外人，一則見他天資穎異，長在鄉農人家，未免可惜，意欲加以深造；二則世正大亂，流寇四起，居民往往一夕數

驚，恐有不測，絕了兩家宗嗣。仗着夫妻恩愛，丈夫又是村主，好在蕭元前例可援，拼擔不是，把他帶回村去，既承續父母的香煙，又造就出一個佳子弟，一舉兩得。來時與衆親族本是悄然而行，不辭而別。那地方又極荒僻，祇請蕭元夫妻相助，連同吳燕兄弟，將母柩從塋地中起出，用藤皮麻包紮好。留下些金銀，即命吳燕代掌墓田，春秋祭掃。帶了歐陽鴻，僱了挑擔伕，水陸兼程，扶柩回去。

路上蕭元夫妻見歐陽鴻生得美如處女，想下一條毒計：逢到坐船的時候，故意裝着和魏氏恩愛，打情罵俏，全不避諱，使歐陽霜看不下眼去，又不便深說，祇好躲他遠些。同舟四人，一方是子遺至親，無殊手足，又有許多家鄉的事要作詳談。與蕭元夫妻一遠，姊弟二人自然顯得更近。蕭元夫妻見狀，愈發遠避。歐陽霜心懷磊落，全不知奸人設有圈套，依舊行所無事。臨快到哀牢山江邊人村路上，蕭元夫妻又裝着討好殷勤，幫歐陽鴻收拾行李，叫魏氏把歐陽霜一隻準備棄入江心的舊鞋偷放在他的小書箱以內。歐陽鴻因是寄人籬下，也想得表姊的歡心，又是初出遠門，聞見一寬，祇顧陪同說話，指點煙嵐，通沒在意。

蕭逸因愛妻此行搬運一口靈柩，還帶有不少物事，帶人太少，恐上下不便，早派人遠出山中相候。來接的人，恰有畹秋在內。一旦相逢，各自會心，極力表示代歐陽霜姊弟說話，即時一同入村，無須事前請問。歐陽霜本欲把歐陽鴻先安置在外，等向村人言明，再行入內。經畹秋等一慫恿，也就罷了。蕭逸見有生人，犯了村規。因愛妻新回，長途勞頓；村人又俱都破例相諒，毫無閒話，反多慰解，認爲理所當然。雖是心中覺着身爲村主，不應如此，有些愧對，但木已成舟，何苦又使愛妻不快？也就放過不提，仍舊快快活活，同過那優逸歲月，並推屋烏之愛，給內弟撥了田產牲畜，學習耕牧，隨同習武。事前歐陽霜誤信奸人之言，恐帶的是個表親，說不出去，一時疏虞，竟道是叔伯兄弟。又見丈夫面有難色，於是連對蕭逸也未說真話，並還囑咐乃弟，不可對人說出自身過繼根底。日子久了，方覺着不該隱瞞丈夫；又因平時從未說謊，不便改口。好在事祇蕭元夫妻知道，別無人知，以爲他有許多劣迹在自己手內，看回村以後小心翼翼情景，決不敢說閒話，來惹嫌怨，終沒和丈夫說起。實則畹秋早聞魏氏泄了機密，欲擒先縱，成心裝糊塗，不聞不問。魏氏更壞，一到家先將那小書箱藏過一旁。歐陽鴻年輕面嫩，不關緊要的一些舊書，哪好意思詢問。加以自小就愛讀書練武，母兄因他資質聰敏，不類農家之子，盼他改換門庭，反正襲有舅氏產業，衣食不愁，便沒去管他。雖然來自田間，耕牧之事，並非所習。初學不易，又從姊夫習武，哪有工夫再去清理筆硯。這口小書箱就此擱起，成了他日歐陽霜的起禍根苗。

歐陽霜母族，祇此親丁；他又溫文儒雅，事事得人，全村除了畹秋、蕭元夫妻三姦別有用心外，誰都愛重着他，自然心裏歡喜，格外待得厚些。畹秋見她姊弟親熱，愈發心喜，暗中把奸謀指示了魏氏，命蕭元如言準備，靜待時機成熟，即行發難。歐陽霜哪知禍在肘腋，依然夢中。最大錯是不特未將蕭元夫妻在故鄉的種種惡跡，以及路上許多不堪情景，告知丈夫；反因到家前魏氏再三位求，說乃夫蕭元爲窮受謗，事非得已，現在除了本村，更無立足投奔之所，務望念在先人一脈，並長途服役微勞，在村主前多加美言，切莫輕信浮言，提說前事，以免村人輕視，又難存身等語，言詞哀切，起了憐心，竟在丈夫前略微稱讚了他夫妻幾句。本心原知這一對夫妻全是小人，祇不過受了甘言求告，情不可卻，不得不當丈夫的面敷衍幾句。誰知蕭逸本就覺得他夫妻能幹，此番長途千里護柩歸來，所命之事，無不辦理完善，再經愛妻一稱許，越發證實了前言不虛，深慶得人，甚是禮重。歐陽霜見丈夫把自己幾句虛贊信以爲實，對蕭元漸加重用，好生後悔。但話從口出，不好意思更改，祇得暗告魏氏說：「你託的話，我已向村主說過，行即重用。這裏章規嚴明，不比外間。請轉告大哥，遇事謹慎一些，祇要日久，信譽一立，休說人言是虛，就是真的有人跑來告發，也無用了。」

魏氏當面自然千恩萬謝，定感盛情。人走以後，卻立時尋來蕭元，夫婦二人都往壞處設想，實定歐陽霜並非爲好。必是在行船途中夫婦閒談，說自己尚是中年，就此歸隱，未免可惜，且到村中積弄些錢，再打主意，看事行事，被她聽去。又信了族人之讒，見乃夫甚爲看重，便不放心，特來警告。若非這婆娘告枕頭狀，誰會向村主告發？分明以前說過兩句好話，短日期內不便改口中傷，特意拿話示威。把柄在人手裏，如不先行下手，早晚必受其害。越想越可慮，更把歐陽霜恨入切骨，背地痛罵一場。又由魏氏尋找畹秋問計。畹秋微笑了笑，祇囑咐他夫妻對人謙和，做事謹慎，決無他虞。如有浮言，我當爲你做主。用計陷害之言，一字不提。蕭元夫妻雖做人爲惡的工具，畹秋心事卻並不十分深悉，僅知以前婚姻中變，畹秋爲爭蕭逸未得，和歐陽霜陽奉陰違。有時說起歐陽霜，也彷彿懷恨；等自己迎合獻策，又復淡然，不甚注意，至多叮囑休對人說而已。直到這次回來，纔看出兩下里仇恨甚深。滿心想他及早下手，不料總是推託遲延，好生不解。自己當然不敢妄發，祇得依言行事，處處小心，以示無他。無奈歐陽霜成見已深，斷定他夫妻不是善良之輩，毫不假以辭色，以致二人心中畏忌，圖謀之心更切。

時光易過，不覺到了冬天。歐陽鴻極知上進，見姊夫和全村人衆都看重他，毫無世俗門第之見，甚是高興，乘着閒暇，習武更勤。蕭逸夫妻也格外用心傳授。這時蕭逸已早遷居峰腰之上，所有居室，都循着山形而建，高低位列，錯落不一。蕭逸夫妻住在樓上，樓前平臺便是習武場所。歐陽鴻原本住在山半閣亭，到了冬天，歐陽霜因閣亭高寒，正

對北風，往來不甚方便，命他改在樓下書房以內，暇時還可觀看房中藏書。歐陽鴻總是天還未明，衆門徒未到以前，就去平臺上練習內家功夫。等日出人齊以後，再隨衆學習。趕上蕭逸有事，便由歐陽霜代爲指點。畹秋夫妻無日不到。由當年起，歐陽霜爲了方便，始終沒有命兄弟搬回原住之處。到了臘月，歐陽霜又生了個雙胎，依舊子女各一：先生的男名璇，次生的女名璉。看去骨格眉眼都很秀美，產婦也安健。

不料快要滿月，時值上元期近，村中衆兒童乘着放學，成羣結伴，拿了自製花炮，在濱湖一帶空地玩耍。歐陽霜先生的三個子女蕭瑋、蕭玢、蕭珍三人，也在其中。正玩得起勁，忽從當空飛過一隻大怪鳥，那鳥飛得極高，迅速非常。村中樹木又多，避到林內，本可無事。偏生蕭家子女年幼，事出突然，一見狂風大作，天上噓噓有聲，覺得稀奇，反倒昂起頭來，望空注視。蕭瑋和兩個村童正點着一個大花炮，也沒撒手跑開，那鳥已經飛過。又喫炮聲和兒童譁噪之聲驚飛回來，望見下面羣兒，兩翼一收，彈丸飛墜般往下撲來。衆兒童見天上飛落一個大怪物，方始害怕，哭喊奔逃，已是無及。喫怪鳥將蕭瑋、蕭玢一爪一個抓起，往上便飛，眨眼沒入雲際。等到村人望見，取了弓矢器械追去，已經飛沒影子。蕭逸聞得凶信，自是痛悼萬分，當時還不敢聲張。直到滿月以後，委實無可推諉，纔告知了愛妻。歐陽霜聞耗，一痛幾絕。由此苦思成疾，半年始癒。因藥服得過多，斷了生養，對於子女，自更珍愛。那新生子女又甚聰明，甫滿週歲，便能呀呀學語。尤甚戀着舅氏，老是要歐陽鴻抱，簡直不能見面，見了就撲，不依他就啼哭不止。歐陽鴻因是外甥，又生得那麼靈巧秀美，自然也是喜愛。因爲小兒索抱，又當無事之秋，除卻習武，姊弟二人，無形中更是常在一起了。畹秋見那男嬰眉目間頗與歐陽鴻相似，越發心喜，當時並不向人提起。那男孩也真是乃母、舅氏的冤孽，滿歲不久，就生了重病，日夜啼哭，非要歐陽鴻抱不可。乳又未斷，不能離母。蕭逸夫妻鍾愛幼子，內親骨肉，原無避忌，除了夜間把小孩哄睡之時，歐陽鴻差不多整日都在乃姊房內。

畹秋見狀，算計時機業已成熟，想按預定計謀，一一審慎佈置。先向蕭逸假說：「舅爺年長，男大當婚，該當娶妻的時候了。本村現有好幾個美而且好的女子，何不給他完婚，也省得一人寂寞。年輕的人，血氣未定，他姊姊想他用功，未必贊同。總是你代他做主，早定的好。」說時，故意露出十分關切爲好的意思。歐陽霜愛子正病，哪有心腸及此。又知兄弟要學蕭家祕傳內功，不願早婚。當初練武時，曾向畹秋提過，不是不知。況年未二十，忙着說親作甚？以爲是兄弟人品好，必是受人之託來此說媒，仍當出於善意，婉言謝過。蕭逸爲人愛用心思，甚麼都要想過，見畹秋突來與內弟提親，不急之務，說得那麼鄭重，好生奇怪。卻萬想不到是和愛妻不利。心想：「內弟人才品行，俱是上等，無怪人多看中。畹秋必是受人之託，她所說那兩家女子果然不差。先期定下也好，免得

又辜負她一番好意。」便和愛妻商量。歐陽霜正在子病心煩的當兒，沒好氣答道：「表姊從不愛多說無益的話，這次璇兒病還未好，她卻忙着給我兄弟提親，真叫人不解。我兄弟要練內功，年紀也輕，暫還談不到這件事吧。」蕭逸說過，也就擱起。

第二日，畹秋乘無人之際，舊事重提，蕭逸聽出畹秋語意有些吞吐，祇着重在內弟早婚，並非受人之託來爲女家求婚，心中奇怪，祇想不出是個甚麼緣故。當時仍用婉言回覆了她。他因愛妻子病心煩，也沒告知。過不幾天，畹秋又點明說少年人血氣未定，總是給他早完婚娶的好等話。蕭逸漸聽出來，似有難言之隱。疑心家中練武，男女同習，內中頗有兩個貌美少女，莫非內弟年輕，看中人家，有甚麼不合禮的事被畹秋看破，恐怕將來鬧出笑話，所以如此說法？繼一想：「內弟人甚老成，練武總是和乃姊討教的時候多，見了女人都說不出話來。近日更是多在乃姊房內招呼病兒。便那兩個女弟子，也俱端莊靜淑。練武時衆目昭彰，同在一處，私底下向無往還，縱有情慊，無法通詞。怎麼想也不會出甚麼事故。但是空穴來風，事總有因，否則畹秋對內弟素來器重稱許，爲何如此說法？」口裏不說，暗中卻留了點心。

這日歐陽鴻因外甥的病有了點起色，不似日前磨人，偶得閒暇，往書房中翻閱書史。忽然想起先住居的閣亭以內，還有幾件半舊衣服、一些零星物事不曾拿來。昨聽姊夫說，小孩不久痊癒，有了閒心，那閣亭要打掃乾淨，準備賞雪會飲。難得今日有空，何不上去，將那些零碎東西取下，收過一旁，免得安排的人費手。跑上閣亭一看，除原有零星諸物外，還多着一口小書箱。暗忖：「這口小箱，內中所盛，祇是數十本書冊文具。記得來時，放在蕭元夫妻行李一起，入村以後，井未交還。爲趕農忙，無暇讀書，箱中無甚需要物事；新來做客，人未送來，不好意思索要。秋收以後，雖從姊夫文武兼習，因一切用具俱都齊備，也不曾想到這口箱子。閣亭地高路險，甚是僻靜，輕易無人走到，何時送回，怎麼回憶不起？」當下以爲無甚關係，便連箱子和所有零星物件，一併攜回房內，擇地放好，仍去乃姊房中照料病兒。

這日畹秋生日，歐陽霜因病兒未去，祇蕭逸一人赴宴。畹秋裝作多喫了幾杯酒，先隱隱約約向蕭逸重提前事。明知蕭逸惦記愛妻病兒，忙着早回。不等席散，便由乃夫自去陪客，與魏氏相約偕出，去至蕭逸歸途樹林內相待，故意露出些可疑形迹，等蕭逸走來入套。蕭逸到時，本已問畹秋何以關心內弟，非忙着給做媒不可？見她答話吞吐，起了疑心。席散忍不住還想再問，一尋畹秋不在，祇得作罷。在座親友因崔文和受了閻命，強留夜宴，又值農隙，山居無事，俱都留住未走。

蕭逸獨自一人，悶悶走回。行近林外，微聞畹秋與人私語，心中一動，連忙止步，隱身樹後，側耳細聽。祇聽畹秋對魏氏道：「當初回來，你就該對村主實說纔是。我們雖是至親，到底不好。」底下聲音很低，聽不甚真。後來彷彿又說：「我起初也很誇他，這話更難說出口了。都是你夫妻不好，誰知他兩個不是親骨肉呢？更早知道，也不致鬧到這地步。我以前和她不對過，近年我很看重她，情感比真姊妹還好。不瞞你說，休說男人見了愛，連我都愛得她要命。無奈她那個脾氣，明知我是成全她一生，想消禍於無形，幾次勸說都不肯聽，哪敢和她剖明利害，當面揭穿呢？不過這事祇有你知我知，我連丈夫前都沒說過一字。你夫妻如在人前泄露，她固不能饒你，我也定和你拼命呢。」蕭逸在樹後聞言，方悟畹秋屢次爲內弟勸婚之由，大爲駭異。當時怒氣填胸，幾乎急暈倒地。還算是爲人深沉，心思細密，強忍悲忿，徑直回去，並未發作。